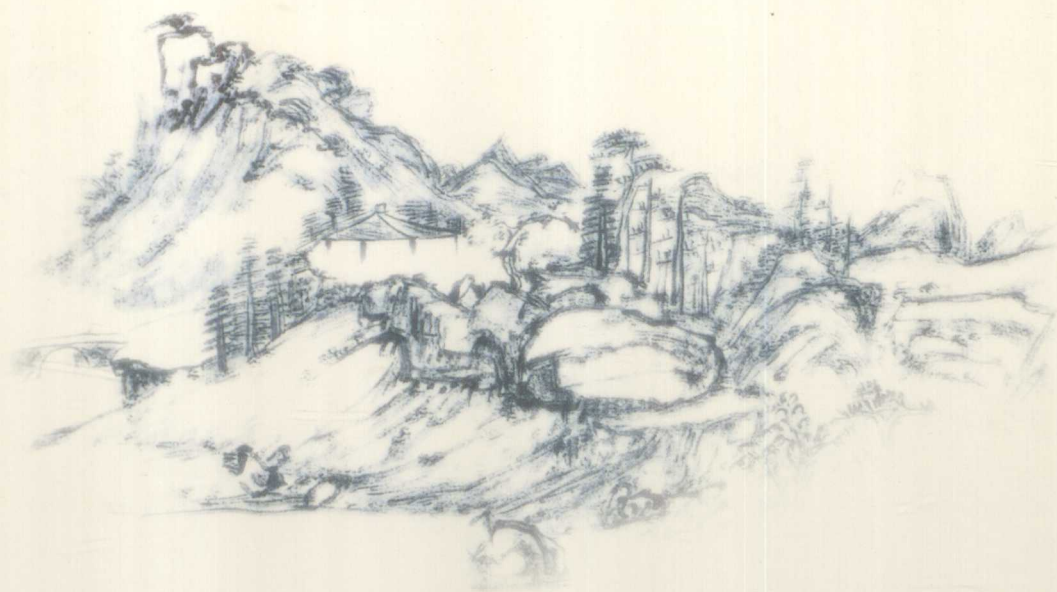


宁波市鄞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编

鄞州山水志选辑

YIN ZHOU SHAN SHUI ZHI XUAN JI

第三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鄞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鄞州山水志选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鄞州山水志选辑 / 鄞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80743-321-7

I. 鄞… II. 鄞… III. ①山—地方志—宁波市②水—地方志—宁波市 IV. K928.3 K9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5485 号

鄞州山水志选辑

-
- | | |
|------|---------------------------|
| 编 者 | 宁波市鄞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 出版发行 |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
| 印 刷 |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
| 责任编辑 | 沈建国 |
| 封面设计 | 唐雪冬 |
| 开 本 | 889×1194 毫米 1/16 |
| 印 张 | 73.25 |
| 字 数 | 1645 千字 |
| 版 次 |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80743-321-7 |
-
- 定 价 528.00 元(全套三册)

《鄞州山水志选辑》序

薛维海

西枕巍巍四明,东揽滔滔东海。鄞州因山得名、依水而兴。据县志记载:“夏时有董子国,以赤董山为名,加邑为鄞。”“秦灭楚后于公元前 222 年置鄞、鄮、句章三县,东晋时筑句章新城于小溪镇(今鄞江镇)。”在 2200 多年历史长河中,鄞州山水镌刻了一座江南古邑的沧桑巨变。

山水是鄞州的特色所在、魅力所系,是鄞州的生存之本、发展之基。早在来鄞州工作之前,就对鄞州山水的钟灵毓秀有所耳闻,到了鄞州之后,真正融入鄞州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才切身体会了太白山的巍峨俊伟、四明山的磅礴莽苍、东钱湖的曼妙大气、五龙潭的秀险壮美。俊秀灵动的山山水水,不仅养育了“敢为、求实、争先”的鄞州人民,也成为了历代名士文豪著书修志之佳题,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中华文明之所以经久弥坚、灿烂辉煌,在人类历史上独树一帜,其中地方志所发挥的传承、存史、资政、育人作用功不可没。此次,区地方志办公室结合第二轮地方志修编,在百忙之中,编纂了《鄞州山水志选辑》,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对于传承区域文明,弘扬地域文化,推进文化强区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鄞州山水志选辑》把历代记述鄞州山水的四部志书《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四明它山图经》、《四明山志》、《东钱湖志》,经过整理点校,以现代书载体出版发行。四部旧志记述的四明山、它山堰和东钱湖,都是我区最具代表性的山水佳景,四部旧志均出自名家大家之手,是我国地方志史上具有特殊价值的著述。《鄞州山水志选辑》的编纂出版,保存了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料,必将对推动我区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和事业繁荣发挥积极作用。

“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明代鄞县人吕时如此歌颂自己美好的家乡,作为今日四明鄞州人,为古老而又年轻的鄞州增添“物色”责无旁贷,发挥史志资治经世作用,为建设现代化和谐鄞州服务,则更是任重而道远。

是为序。

(作者系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区长)

《鄞州山水志选辑》序

周时奋

一

中国人为了系统记录一个地域的情况,创造了一种专门文体叫地方志。志者记也,志就是记录。被记录的地方如果以行政界分则称县志、府志、郡志、省志,非行政界分,则按记录的对象如山水志、佛寺志、水利志、卫所志。地方志的记录讲求真实客观,以孔子编《春秋》时的“述而不作”为原则,不参杂评价或发表主观意见,以保证记录的真实面目。这一原则的另一种诠释就是“志属信史”。所谓信史,针对“稗官野史”或“小说家言”而言。故鄞州选辑的山水志,在这一“信史”之列。

近些年全国各地对地方文献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之所以热,其背后是一种地域的自信心。中国传统的历史,往往重一统史轻区域史、重政治史轻经济史、重官宦史轻民情史,因此地方志成为了一种很微妙的文化现象。一方面,它常常被正统的史学所忽视,以为只是餐后茶余的谈资;而另一方面,“盛世修志”,修志传统的实践与光大,成为盛世的一种文化表象。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所至,前者关乎史学观,后者涉及文化观。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地域自信心的增长,结论就不言而喻。

鄞州的地域文化意识强于他乡,故地方文献的积累也蔚为壮观,其中不乏珍雅之品。数年前重新刊行民国《鄞县通志》,这次又有《鄞州山水志选辑》问世。重刊《鄞县通志》时人们都称道其大手笔,而这一次,也当称一大手笔。因为所选的四志,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山水志,都是中国方志史上具有特殊价值的著述,都是很有学术份量的作品。为此,需要特别地为它们作一些说明。

二

先说魏岷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

魏岷大约生于南宋光宗的绍熙年间(1190-1194),他是它山堰所在的鄞江镇人,对家乡的水利有独到的见识。史载魏岷曾知滁州清流县、通判抚州军事。嘉定十四年(1221)以朝奉郎提举福建路市舶,相当于福建海关的关长。这期间,或在任前或在任中,魏岷在家乡主持过修复废湮的渠堰碶闸,包括重建它山堰的重要配套设施乌金碶。绍定初,委任为都大坑冶司,是炼铜造钱的官,史称“掌管铸泉”,所以后人也称他为“魏泉使”或“魏都大”。没多久,在绍定五年(1232),他被罢官回乡。罢官的原因,据《宋史·理宗本纪》卷四一记载,是因为进士冯杰“抑为炉户”而杀妻子自经,受这件事情的牵连,“诏都大坑冶魏岷罢职”。回乡后的魏岷倾心于水利,他看到它山堰被流沙淤塞,就出面募人疏浚,私力终不如官,所以他又请郡守赵以夫增置淘沙田29亩,以其岁入作疏浚费用,并亲自督责

修建回沙闸和洪水湾的堤岸。他在家乡一住就是十年。这期间,他对它山堰的历史作了大量的调查考证,写成了《四明它山水利备览》,成书在宋淳祐三年(1243)。魏岷后来又曾复起,以直秘阁中大夫知吉州军事兼管内劝农使,直到年老致仕,所以后人也称他为“魏吉州”。

《四库提要》评价此书说:“鄞故有它山一水,其始大溪,与江通流。咸潮冲接,耕者弗利。唐大和七年,邑令王元晔始筑堰以捍江潮。于是溪流灌注城邑,而鄞西七乡之田皆蒙其利。岁久废坏。宋嘉定间,岷言于府,请重修,且董兴作之役,因为是书记之。上卷杂志源流、规制及修造始末,下卷则皆碑记与题咏诗也。……此编所载诸碑记及唐僧元亮诗证佐,显然足以纠正唐志之谬,不得以与史异文为疑矣。此书在地志之中颇为近古,宋《四明郡志》尝采其说,然传本颇稀,几于泯没而无可考。明崇祯辛巳,郡人陈朝辅始得旧帙梓行,版亦散佚,首有岷及朝辅二序而末以《四明志》序附焉,盖即从陈本录出者也。”

上说“此书在地志之中颇为近古”,实际上非但“近古”,而且在水利志著作上当是创举。中国的筑堰截流工程最早可溯至建于公元前256年的都江堰,浙江的水利工程也可上溯至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的鉴湖水利,但是都没有留下关于工程的相关记载。作为水利工程的专著,《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在中国是第一部。因为是“备览”,作者写得很轻松,基本上是笔记的体裁。全书分上下两卷,约二万字。上卷27小节是对它山堰的记录,下卷是文献,收录了6篇有关碑记和16首诗歌。但是全书所涉的内容,从鄞地水利特点、主要任务、水源、水系、流量、筑堰史、维修史、工程规制、原理、工程配套、水利环境变迁史、治沙要点、工程实施经验、水政管理、经济核算直至有关的历史文献,都一应俱全,还包含不少魏岷自己在治水中的心得体会,表现了作者资治致用的指导思想。中国的古代治水往往注重实践而忽视理论,所传治水经验也常常只是经过再三提炼后的几个字的要诀。《备览》的出现,可以看作中国系统水利理论出现的第一个信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备览》是中国系统水利理论的滥觞。因其体例功能近乎地志,故后人也将其列入“志”的行列。

《四库提要》特别言明“传本颇稀,几于泯没而无可考”,这是实情。通行本系明末陈朝辅据传抄本重刊。清人徐时栋曾据《宋元四明六志》本校勘,刊行为烟屿楼本。历经有年,传本寥寥。1989年鄞县地方志办公室据徐氏烟屿楼本点校后刊印于当年《鄞县史志》第二期。1998年又收录于《宁波市志·外编》。此次编入《鄞州山水志选辑》,仅以保存和弘扬文献来说,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

关于黄宗羲的生平和学术,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简述,这里着重说一下他的《四明山志》。

梨洲著述,绝大多数作于顺治十年(1653)也就是他44岁之后,特别是写在康熙时代。明朝的灭亡给他太大的震动,这位思想家便倾力思考了一些深层次的历史教训,为后人留下些许于经世治国有价值的言论文章。这使他的那些著作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而他早年的唱和诗文和专著,相比之下就显得淡白不太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就多有散失。保存到今天的早年著作,只有他29岁时(崇祯十一年)的《西台恸哭记注》和33岁时(崇祯十五年)的《四明山志》。

在这以前,没有人为四明山写过志。黄宗羲出身于四明山下人家。明崇祯十五年壬午,他偕弟黄

宗炎、黄宗会登山遍游,寻觅古迹,考稽事实,博采前人文字,订伪存真,又充实新闻,终于辑成初稿,称《四明山古迹记》。这是黄宗羲所有著作中唯一的方志体著述,也是现存有关四明山这一浙东名山的唯一专志。这部志书有一段特别的经历很值得我们注意。在《四明山古迹记》写成后的三十一年中,书稿一直没有刊行,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黄宗羲才把原稿五卷修改后辑定为《四明山志》九卷。虽然他在自序中说道:“壬午岁,余作《四明山志》,亡友陆文虎欲刻之而未果,藏于牛筐,鼠啮尘封。癸丑岁尽……偶展此卷……然其间凡例不齐,词不雅训,重为改窜,始得成书,犹幸向者之未刻也。”我们不能不由此猜度,这一次的修改和编辑是有大的手术,原稿经三十一年沉淀,以及三十一年后作者思想与学术的成熟,不会不对原稿有更为精深的评价与修改。

注意到这一点,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四明山志》决不同于一般的游记,而是更强调于历史的意蕴。它往往集游记的活泼与史书的凝重于一体,兼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史料性。正如文章一开头的介绍:“余姚南有山二百八十峰,西连上虞,东合慈溪,南接天台,北包翠竭,中峰最高,上有四穴,若开户牖以通日月之光,故号四明。”贯通史地,又宛若掌故,表现了他对地志编纂的独特见解和方法,也因此对后世方志特别是浙东地区方志的编纂产生影响。

《四库提要》说“四明山旧称名胜,而岩壑幽邃,文士罕能周历,故记载多疏。宗羲家於北七十峰之下,尝扪萝越险,寻览匝月,得以考求古迹,订正讹传。乃博采诸书,辑为此志,凡九门。宗羲记诵淹通,序述亦特详赡。惟所收诗文过博,并以友朋唱和之作牵连附入,犹不出地志之习。又既列名胜,复以皮陆九《题丹山图》、《咏石田山房》,别出三门。其诸门之内既附诗,於各条下又别出《诗括》、《文括》二门,为例亦未免不纯也。”

《四明山志》首刻于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其后有康熙四十年(1701)黄炳刻本、康熙四十二年(1703)抑抑堂刻本等民间版本,然流传寥落。浙江古籍出版社于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黄宗羲全集》第二册,其中有《四明山志》一文,所据即为黄炳刻本。此次鄞州作为乡邦文献再刊,乃梨洲之幸,鄞州之诚也。

四

在本书入选的四部志中,严格意义上的山水志,只是黄宗羲的《四明山志》和姚燮的《四明它山图经》,另两部主要是水利志,也可当山水志来读。

姚燮称自己的志书为“图经”,图经是地方志的一种,是以图为主或图文并重、记述地方情况的专门著作,是方志的一种形式,故又称图志、图记,大约以东汉的《巴郡图经》为宗源。姚燮是镇海人,但他的故居所在的姚家斗村现在已经属于北仑。姚燮(1805-1864),字梅伯,号复庄,是清代文学艺术领域里的一位杰出的奇才,以诗词和绘画最为瞩目。据说平生写诗万余首,自选3488首集成《复庄诗问》,这在元明清三代中无人能比。虽然他才高学富,可是科场上屡屡失意,道光十四年(1834)中举后,五次上京考进士,次次落第,后来绝意仕途,在家坐馆教学,以著述和学生名重一方,世人皆以姚梅伯为浙东名士。曾在故居不远处造有藏书楼“大梅山馆”,珍藏达万卷。

鸦片战争宁波战役后,北仑先陷,姚燮避战乱僦居鄞江桥。鄞江桥镇居四明入山咽喉孔道,有它

山阻于山口,唐人在其地筑它山堰,故山小而名重。姚燮便与当地的文友朱立淇一起,纂成《四明它山图经》。这部书的结构很简单,分山、水两部分,每部分又分上下,所涉范围基本以鄞州为主,因山脉水系推宗溯源而旁及邻县。然其最大的特点则是以山水为经纬,记录了大量相关的地方史事、掌故、碑文、著录,这些内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一般人所未见过或见不到的,因而从保存地方史料上说,其价值尤其值得称道。我们从书的内容来揣摩书名,大概可以理解成“在它山写四明的图文书”。它山是鄞江桥的代称,四明即为宁郡。估计原先想配图,今所见无图,或者曾有图而失,或者本无配图。终究有无图版不能确实,这与此书的传播有关。古人刻书不易,大多著作都是相互转抄,《四明它山图经》一直未见刻印本,偶见传世的都是抄本,如清同治抄本,以及作为本次印行底本的伏跗室抄本。抄书却很难摹图,弃图录文也未可知。伏跗室是近代宁波藏书家冯孟颀先生的书楼,此底本曾在洪可尧先生生前经他笔迹辨认鉴定后,以为是孟颀先生亲笔所抄。洪先生与孟颀先生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交往和共事,情同师徒。

姚燮完成《四明它山图经》后的当年秋天,就移家到宁波城里的市心桥南,不久病剧,借寓城北玉清道院,闭门诵经休养五月余,病愈后自号复庄。家境困苦,吟有“寒衣在典不可赎,赤手思炊米无宿”的诗句记实。此后寓游杭、苏、沪、京等地,以作画撰文为生。徐时栋先生于道光癸卯秋记姚燮的生活情况时写道:“是岁余客杭州,有传某伯(梅伯)死者,比归知无恙。过之观中,方作道士装,为人忏悔。相视而笑,出手注《玉枢经》论茗共谈。”可见这位才子的晚景十分凄凉,也十分自得。

五

再说《东钱湖志》,知道其前世今生,也当称一本奇书。

东钱湖在旧时之利于农耕,俗称惠及鄞、镇、奉三县八乡。湖之害在于葑草和淤塞,故除葑清淤是治湖的要诀。清光绪间,东钱湖再次葑盖泥淤,陶公山忻氏热心能干者忻锦崖,奔走呼号,筹款浚湖,二十年不遗余力,直至光绪末终未果。民国初,得镇海陈协中资助,遂开湖工局。陈、忻两氏的目光在于,他们不但利功于湖工,而且从一开始就想同时修一本《东钱湖志》。因为从唐代陆南金立湖,宋李夷庚开浚,其后程、胡两《扎》,邱氏《八议》,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浚湖经验,但一直没有关于东钱湖的专志来综合记录。故陈、忻两人决定分出一部份资金,在开浚的同时着人编纂湖志,以启后人。这就是《东钱湖志》编纂的原由。

不能不说一下《东钱湖志》的总纂王荣商,这是一个贫家子弟成才的传奇故事。王荣商(1864-1926)是镇海县灵岩乡高塘田三洋王家人,这地方今天属北仑区的新碶镇五星村。他是当地一个贫寒家庭三个儿子中的老二,十岁到宁波,给大户人家当仆童。受分爱于东家西席,夜课学识,竟中童子试。后由长兄以打锡箔的微薄工薪支持继续求学,光绪八年(1882)中举,十二年(1886)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为22岁。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继而升侍读。担任过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应天府乡试正考官。这经历在旧时不能不说是一段佳话。民国改元时王荣商方48岁,回乡致力地方文史。这时适逢《东钱湖志》的开修,便被聘为总纂。其后,王荣商又于1920年与杨敏曾发起修纂民国《镇海县志》,起凡例,并拟订“大事记”、“人物传”二大门类。审定未全,撒手而逝。

与《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和《四明山志》不同的是,前两书均为个人著述,而《东钱湖志》则是“众手成志”。王荣商负责撰写大纲、发凡起例、总纂定稿,鄞人陆澍咸、戴彦编写,董渊詮次,而忻锦崖负责校对。全书四卷。卷一记东钱湖水利,包括图说、山水、塘堰、碶闸、湫、阙、桥、坝、湖流去向等。卷二记沿湖祠庙、古迹、冢墓、寺观、物产等。卷三文献,记述名宦、乡贤、技艺、贞烈、仙释等人物和艺文。卷四系工程,记述东钱湖浚湖始末。全志于民国五年(1916)最后定稿付梓。

《东钱湖志》只印了这么一次。八十余年中岁时代序、社会鼎新、变化万千,印本大多废弃毁灭。今可稽存者唯嘉兴图书馆等少数有藏,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水利局有复印本。可见这一次选入本书,对是志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保存意义。《东钱湖志》为经典的地方志体例,如果写在乾隆前,猜想其必入《四库》,当然这只是一种臆想,唯想说明它与上三本志书一样,都是可以“被”“全国级”收藏刊行的好书。

六

最后不能不说一下本次出版负责点校的龚烈沸先生。龚烈沸是鄞州区大皎人,偏僻山乡能出落者往往有异赋,其人即是。烈沸毕业于宁波师专,诗名以“蓝溪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出生的人,所缺者往往就是国学根底,这对于从事文史,是一大缺憾。龚先生却在这方面特有稟性。其曾参与修编《浙江省人物志》、《宁波市志》、《余姚市志》、《新碶镇志》,于方志及诸地方文献多娴熟,故调天一阁主持“中国地方志珍藏馆”,于版本、目录、训诂之学,深得三昧,有研究员学衔。其于暇日,常受托整理校注地方文献,如康熙《桃源乡志》、光绪《慈溪县志》慈城部分,著有《宁波古今方志录要》、《宁波现存碑刻碑文所见录》等,并主编地方文化类书如《历代名人咏宁波》、《风雅海曙》、《宁波溯源》等。此次应鄞州区地方志编委会之请,校点四志,也可谓是最好的人选。

之所以要说到龚氏,只是想说明,地方文献是一项代代继传的事业,著者固然可敬,传者也功不可没。本书成稿,还有许多幕后努力者与支持者,其间的策划、裁定、出资、出力、组织、征集、校核、印务,缺一环而不可。此亦导致吾邦文献特盛的传统和重要原因。我本鄞人,受托作此序言,也是应尽之责。

(作者系宁波大学人文环境研究所所长、宁波大学特聘教授)

鄞州山水志选辑三

东钱湖志

原著 民国·王荣商等

《东钱湖志》

编委会

主 任：朱至珍

副主任：周春良 陆克正

委 员：郭光辉 张 旦 金惠亮 章 昊
王 洁 朱雪松

编辑组

主 编：陆克正

副主编：徐敬旺 邓长青

编 辑：王 宇 李 玲

《东钱湖志》重刊序

朱至珍

为湖修志,中国并不多见,历代也就十来部而已。成书于民国四年(1915)的《东钱湖志》,或许是其中最晚出的一部,却又是东钱湖自唐迄今唯一的一部。她在汗牛充栋的宁波乡邦文献中,独具一格;而在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应运而生的今天,更显弥足珍贵。

《东钱湖志》得以问世,应归功于忻锦崖和陈协中两位乡贤。清末,局势动乱,眼看着东钱湖日渐淤积,其水利功能岌岌可危,影响到三县八乡千万民众的生计,官府却无可奈何。忻锦崖是东钱湖陶公村人,也是首创“钱湖十景”的忻恕之曾孙。他家学渊源,乡土情深,“位卑未敢忘忧湖”,遂挺身而出,为疏浚东钱湖而奔走呼吁。他不辞劳苦、不计得失,虽屡遭顿挫,但百折不挠,锲而不舍达二十年之久,终于感动了远在天津的陈协中先生。陈协中原籍镇海,长期在天津经商,是津门宁波帮的重要成员。他富而有仁,热心公益慈善事业,曾谓:“衣食之外,稍有盈余,愿倾其所有,报效乡里。”故当忻锦崖前来求助时,陈协中欣然同意,慨然解囊,立捐白银43000两,用于疏浚淤积最严重的梅湖,完成后再资助东钱湖全湖的疏浚。同时又捐银3000两,让忻锦崖请人编修《东钱湖志》。而他唯一的条件,竟是隐居幕后、匿名奉献。于是,忻锦崖请来前清翰林院侍读王荣商制订凡例,由陆澍咸和戴彦负责编辑,董渊参订论次,自己校对,最后再由王荣商统纂定稿。当梅湖竣工、湖志杀青的时候,陈协中却已因病谢世了,世人这才知晓这位慈善家的真面目。

历代的仁人志士所以关注东钱湖,前赴后继、不遗余力,其根本原因,诚如林景绶序文所言:“民以食为天,而农以水为命。田而无水,虽后稷无所施其功。此六府养民,所以首水而终谷也。东钱湖之水,雨则蓄之,旱则放之,以溉三县八乡千百顷之田,其有关于水利者甚巨。”因此,四卷五本的《东钱湖志》,卷一与卷四的内容,均属水利建设。卷一“湖说”记载历代官员治理东钱湖的策略方法;“湖防”叙述环湖之塘、堰、碶、闸、湫、阙、桥、坝等水利设施;“湖流”介绍水流之去向及受益各乡都图。卷四则罗列了忻锦崖奔走呼吁二十年间主要的文献资料,以及此项浚湖工程的始末。事实上,陈协中捐资修志的初衷,正是为使后人读罢此书,能“动景仰之情,奉遵循之矩”。应该说,他的愿望即将美梦成真了。如今,东钱湖不仅恢复了青山、绿树、蓝天,并且随着科技进步,根治东钱湖千年痼疾——湖床淤泥的战斗也已打响。2009年2月,东钱湖综合整治工程(一期)正式开工,总投资将近6亿元,清淤面积达湖区水域四分之一。东钱湖又将重现碧波荡漾的迷人风姿。

随着财富的增长、生活的优裕,中国正迈向休闲时代,其中湖泊休闲日益成为主流,广受青睐。在经济最为发达、人均GDP逾6000美元的长三角城市群中,在人均GDP达10000美元的宁波,

东钱湖八十一岭环抱、七十二溪流注、三十六村错落,二十平方公里碧水,潜质别具、魅力无限。这清幽的生态环境所造就的自然之美无与伦比,再加上蕴涵丰富厚重的人文历史积淀,东钱湖休闲度假的条件得天独厚。为迎接休闲时代的到来,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正着力实现从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向基础设施与旅游功能性项目建设并重转轨、从观光型产品开发为主向观光型与休闲度假型产品开发并重转轨,努力把东钱湖打造成“一区三基地”,即: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长三角著名的休闲度假基地、华东地区重要的国际会议基地和国际性的高端总部经济基地。在这一进程中,《东钱湖志》卷一之“山水”、卷二之“名胜”、卷三之“文献”的价值显而易见。“山水”说明八十一岭、七十二溪的来龙去脉;“名胜”记述沿湖祠庙、古迹、金石、冢墓、寺观、物产;“文献”介绍当地名宦、乡贤、技艺、贞烈、仙释和艺文(诗词文赋与逸闻琐事)。凡此种种,都为发掘东钱湖人文历史底蕴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或线索。

千载沧桑、百年巨变,《东钱湖志》问世虽不足百年,但已成稀见之书。有幸一睹者也只是藏书楼中的木刻版,一般读者无缘相识。此次鄞州区地方志办公室决定重刊此书,并且组织有关学者对书进行点校,以方便今日读者,功莫大矣。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谢意。

本人承命来主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之政,恰逢其盛,遂作此序。

(作者系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丙辰初刊本

序

四明水利，江海而外，莫大于东钱湖。昔人论之详矣。顾自唐以来，未有专书。湖亦日就淤浅，此岂尽由于财力之不贍哉？凡人之情，不亲履其地，则无由触发其好义之心。杭之西湖，以名胜闻天下，其屡淤屡浚，若一池沼之易，固由于山明水秀所致，亦以密迩会城，日为士大夫之所闻见，故费易集，而功易成也。东钱湖之风景，殆不减于西湖，然距城稍远，万山围绕，游迹之所罕至，故虽有人焉倡议疏浚，而应者寥寥。湖工之不能兴，何有于湖志，其相因而及，固自然之势欤。光绪季年，鄞邑忻君锦崖，锐意浚湖，久而未就。易世之后，吾邑陈君协中，助以巨资，别出白金若干，为纂志之用，于是忻君募集工役，先浚梅湖，即于湖工局内附设志局，延陆珠浦澍咸、戴霁荪彦，分任编辑，而以余尝往来湖上，于湖事粗有建白，俾总其成，余固辞不获，为发凡起例以先之。及梅湖之工甫浚，而陈君谢世，余亦病甚，不能与陆、戴二君时相商榷，深惧湖志废于半途，无以酬陈君之意，会忻君督促再三，复延董莘夫渊，就已编者详加诠次，分为四卷，付诸手民。其有缺失，俟后人订正焉。呜乎，沧海之大，且变为桑田，何有于区区之一湖。而是湖赖忻君之苦心，佐以陈君之毅力，梅湖一带向之茭葑弥望者，今已一碧如洗。大湖间有淤垫，尚不至如梅湖之甚。而自梅湖浚后，湖水尽趋下流，虽欲不浚全湖，而不可得如为山，然未成者固不第第一簣，而忻君方进而不止，陈君未竟之志有不借以告慰者乎？抑忻君之于陈君，所谓旷世一遇者，而浚湖之举，必赓续不已，乃能衍其利于无穷。湖固远于城，而是编荟萃众说，俾览者如亲履其地，而触发其好义之心。吾知陈君虽往，当有如陈君者接踵而起，东钱之水将与杭之西湖永在人间，不至为广德湖之续。然则湖志之成，倘亦他日湖工之先导也欤？

民国四年(1915)乙卯季夏前翰林院侍读镇海王荣商。

序

民以食为天,而农以水为命。田而不水,虽后稷无所施其功,此六府养民,所以首水而终谷也。东钱湖之水,雨则潴之,旱则放之,以溉三县八乡千百顷之田,其有关于水利者甚巨。历来郡邑志,非不提其纲而挈其要,求其穷搜广辑,勒为全书者,盖罕有觐焉。曩吾邑忻君锦崖,悯湖之茭葑土淤,日就堙塞也,若疾痛之在身,号呼而奔走者二十年。会蛟川陈君协中,闻而壮之,慨然出巨赀以倡,既议先浚梅湖,集徒役以兴工矣。忻君念湖工之未竟,与经始之不易,恐其久而莫考也,乃复力劝陈君倡议,此岂无所为而前哉?夫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原陈君纂志之意,诂惟是陶公钓矶、余相书楼纪名胜而侈风景云尔哉?夫亦谓湖自建置以来,开浚不一,唐之陆令,宋之李守,尚已踵其后者,荆公、魏王,功用并著,迨程、胡两劄、邱氏八议出,浚湖之法于是大备。不有专志以辑之,后之人欲从事湖工,其曷以动景仰之忱而奉遵循之矩?陈君之用意,何其周且详也。惜乎设局分编未及成书,而陈君遽赍志以歿。使其尚存,必能募集众赀大举兴修,以竟周围八十里全湖之功,其所浚治,岂仅梅湖一隅而已耶?又岂仅湖志之告成而已耶?虽然人之欲善,谁不如我,陈君往矣,陈君之热心公益,固人之所同具也。吾知此志一出,观感触发之余,必有急公好义如陈君其人者,汲汲焉起而肩其任,全湖之功拭目可俟。此则陈君纂修湖志之隐愿也,此又余表扬一人以风历举世之微意也。是编为卷凡四,为门十有六,征引既博,体例尤精,分而纂者,陆君珠浦,戴君霁荪也。参而订者,董君莘夫也。始焉起其例,终焉总其成,则友莱王侍读,尤有功于斯志者。刊既竣,诸君子以余尝赞斯举,属一言弁诸首,余乃举平日所愿焉,未逮者具道其冀倖之私,以著于篇,且以告当世之留心湖事者。时丙辰孟夏月鄞林景绶。

序

甲寅之春,浚东钱湖工既竣。忻君锦崖爰聘诸名士纂修《东钱湖志》,志不忘也。将以开雕,而求序于余曰:“崖也经营二十年,奔走四千里,重茧百舍,不停墨翟之车。瘠口晓音,几敝张仪之舌,今幸逢陈君协中,倾囊相助,克底于成,岂惟崖一人受其赐,亦三县八乡之民所同声而祷祝者矣。然不昭示来许,垂诸简编,则恐岁远年湮,将至数典而忘祖,郢从燕说,或且误会而生疑,此崖商请陈君,所以复请拨款而有《东钱湖志》之修也。”余矍然起曰:“甚矣哉,君之好义也。溯东钱湖之淤积,数百年矣。陆南金之开广,在唐天宝之年。李夷庚之重修,乃宋天禧之岁。由是以降,鲜有所闻。今君手无斧柯,位非牧守,而能远绍前烈,惠逮斯民,君之功,岂在二人后乎?抑吾闻之,志之为体,史也。非关史事,则委琐而无文。志之为用,传也。非有传人,则寥落而寡趣。故天文有志,地理有志,所以明灾祥,详沿革也。礼乐有志,艺文有志,所以征文献,稽掌故也。他若西湖胜迹,五岳奇图,天台赤城之霞标,燕都金台之夕照,英雄托迹,人杰地灵,名士隐居,山明水秀,志之亦宜也。若东钱湖者,名不越于桑梓,风不采于辘轳,僻在乡隅,远离都会,胡为有志哉?然吾之意,则别有在也。盖闻非常之元,黎民所惧,处事之道,毅力为难,况今国步多艰,外患孔亟,宣明大吏思焕发夫新猷,蜚语参军竞研究于西学,莫不讥老成为迂阔,视陂泽为缓图。而君也不恤人言,独断己志,愚公移山之愿,至老而弥坚。精卫填海之心,矢死而靡忒。叩帝阍而请命,不惕黑头爰立之威,蹈焦原而忘身,甘蹈赤舌烧城之祸,卒至孚能及物,诚可格天,得告巨功,旋偿夙愿。君之遇虽蹇,君之功可传矣。虽然,无人倡之,事将谁任?无财饮之,绩用勿成。假令忻君托钵天涯,发棠莫许呼助,将伯充耳不闻,虽具娲皇炼石之心,而天难补恨。即奋五丁凿险之力,而道无由通。亦惟有蹭蹬穷途,徘徊歧路,为阮籍之悲,效贾生之哭而已。幸也,庆逢知己,猥藉大援,毁子文之家,纾救时亟。践季布之约,慨输巨金,遂得芟刈茭葑,疏通淤塞,俾农人皆有喜色,使旱魃亦为失威,陈君之功,曷可忘哉!然则此志之作,谓关史事,可也。谓志传人,亦可也。或者曰郑谷之凿渠,必求工竟。贾逵之治水,宁辍中途,今所浚者,不过梅湖一隅耳,于全湖则未也,非犹掘九仞之井而不及于泉,亏一簣之山而未竣其事乎,不知长离去而宛虹来,曜灵沦而望舒睇。铜山东响,洛钟西应,有开于先,斯承于后。故邗沟吴国,而运河之成待隋元。湖筑白堤,而塘工之完俟苏轼。召父杜母,如叶熏壤簞,萧规曹随。若承堂构,必有继之,犹何蓍焉。今修此志,用持为券耳。奉化竺士康。

目 录

卷一 水利	1
图 说 山水 塘堰(硖闸 湫阨 桥坝) 湖流(沾利各乡都图附)	
卷二 名胜	45
祠庙 古迹(金石附) 冢墓 寺观 物产	
卷三 文献	109
人物(名宦 乡贤 技艺 贞烈 仙释) 艺文(琐事附)	
卷四 工程	155
浚湖始末	